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廿三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21



F0028-(21)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緒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平津侯王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

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鼻免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

秋雜說伏後後母死服喪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

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

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

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

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

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

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此希合上意處西

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

中持正處

皆稱曰公孫弘行

義雖修非遇其時

增李攀龍曰當弘

讓謝國人時豈自

計年七十為丞相

然且封侯也史蓋

唐順之曰譽為平
津侯極得其體
茅坤曰墓為平津
侯暗以曲學阿世
四字為精神故其
巧為持正而外不
拂眾望內不忤以
節儉德行以分俸
養士其所交游則
陽善及歸而陰排
仲欽至于主父優
則訟言扶之此皆
深中絕倫處數年
間立致三公未復
上書九骸骨又成
完名

焉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方鄉文學弘因得以儒術對策奏擢為第一不

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二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謂以儒術節文法如衣服之有二歲中徐廣曰一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二年張敖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蔽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以弘之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

以為謙讓愈益厚之一段總言弘遇主逢時之意故卒封丞相唐順之曰據此兩言便是巧計余有丁曰弘亦非專欲諛者其毀西

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二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素漢書曰漢興比台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弘為人意思外寬內深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殼而已言不精粢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

唐順之曰詳語意
寔非管而是晏因
以晏自況
增李禁龍曰龔懋
卿家陽丘近薛縣
常稱公孫弘之為
入而不直汲黯也
曰弘故遠述羊豕
之閒年六十餘以
文學徵及七十而
為丞相服習素褐
即令執綺駮御有
肌躁膚癢耳布被
委詐焉斯說良是
姑錄之以俟知者
茅坤曰數言乃平
津侯小像
王慎中曰封必以
功不聞以位宰相
始拜而封非與也
按西京雜記云
平津侯自以布
衣為宰相乃開
東閣營客館以
招天下之士其
一曰欽賢館以

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
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
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李曾於
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
病死是
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二索隱曰案此語
禮中庸
出子思子今見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
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
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
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
子祿徐廣曰厲
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
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
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
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

待大賢次曰翹
才館以待大材
次曰接士館以
待國士其有德
任毗贊在理陰
陽者處欽賢之
館其有才堪九
列可備二千石
者居翹材之館
其有一介之善
一方之藝居接
士之館而躬自
菲薄所得俸祿
以奉待之
補方苞曰竊恐偶
倒也
補方苞曰以恢奇
多詐蔽宏之為人
唯恢奇故多詐而
天子以為敦厚也
故不唯汲黯之詰
不能動即左右侍
幸之毀亦不能入
也其稱人主病不
廣大及陽屈於買

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
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
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
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
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
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
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
書
日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凡為
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
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
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遺鉅野令史成詔公車
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
言游齊諸生聞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
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
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

臣之議陰禍主父
徒董相詐也而使
匈奴還報不合上
意數諫通西南夷
築朔方置滄海郡
汲黯廷詰反稱其
忠使天子察其行
而以爲敦厚所謂
恢奇也黯之詰以
倍約不忠則曰知
臣者以臣爲忠不
知臣者以臣爲不
忠詰其儉以飾詐
則曰管仲侈擬於
君而桓以霸晏嬰
下比於民而齊亦
治所謂辯論有餘
也淮南衡山之反
汲引傳記使覽者
莫識其意向而究
其隱私則自引谷
以釋人主之疑所
謂習文法而又緣
飾以儒術也凡此
類皆以恢奇行其
詐也天子報書一

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
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
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凶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
兵所以不怠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怠
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
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
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
二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
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
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
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廢敝猶凋也

則曰君宜知之再
則曰君宜知之而
其曲學逢君飾詐
不忠之實不可掩
矣
王整曰又討一結
果
白居易曰惹憂也
初無訓誨之義蓋
既云雁病不應復
云病
按元城劉氏論
弘諫罷西南夷
不用七式郭解
一事得大臣之
體然則餘固不
足稱云
茅坤曰此傳敘事
尤足觀而三書可
誦當與鄒陽傳同
類
按長短縱橫說
出戰國策蓋蘇
秦張儀之謀趣
彼爲短歸此爲
長故戰國名短

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
鹹鹵徐廣曰澤一作下○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
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
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徐廣曰腫在東萊音腫○索隱曰轉輸北河率二
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
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
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
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
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
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
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
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

長策也 茅坤曰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伐匈奴一事十載來絕議也

凌約言曰言伐匈奴利害如指掌秦皇漢高一重足以鑿矣文字溫厚厚重實愈增而愈有味是漢初元氣復還之作非戰國元氣澆漓之餘習也

按此書雖以好戰心戰而然然優意專為諫戎匈奴故所重却在好戰必凶上增惟修曰此書以悔字作主蓋因武帝窮兵黷武欲其懲秦而法祖也又中子曰武帝秋風之辭其悔心之明乎是心也余謂

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天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敵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利暗危朝弊耶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一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莊者明帝諱後功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為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

廢之者實憤 按此書是引秦伐匈奴而以天下始畔結之繼引漢伐匈奴而以高帝悔甚結之即上好戰必凶與勢戰勝窮武事末有不悔意然只泛論未嘗見得今日事體故又申言秦失之當戒及虞夏殷周之可法復明辨以深微之其文溫厚厚重信非漢人道不到此

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女士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一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聞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一十一 平津侯王父列傳 五 鳳文 甫 歲

亦不必人人備著
顯末嚴安徐樂一
書足矣蔡澤傳亦
然
王維楨曰自陳涉
無平乘之尊至荷
頓之言也六句成
一氣壯哉
凌約言曰此言甚
本積壞為土崩禍
難驟興為瓦解文
字開闔呼應轉機
有力血脈貫通體
格嚴整但欲明安
危之機銷未形之
患則凡幾微之際
皆所當謹顧乃以
瓦解之勢為不必
慮而欲其自恣於
游散聲色之間非
引君當道之意矣
茅坤曰以上似識
治體之大而以下
復導之游樂以自
媚于上
王維楨曰君淫樂

而觀之則民且有不
安其處者矣不安故
易動易動者土崩之
勢也故賢主獨觀萬
化之原明於安危之
機修之廟堂之上而
銷未形之患其要期
使天下無土崩之勢
而已矣故雖有疆國
勁兵陛下逐走獸射
蜚鳥弘游燕之囿淫
縱恣之觀極馳騁之
樂自若也金石絲竹
之聲不絕於耳帷帳
之私能優侏儒之笑
不之於前而天下無
宿憂名何必湯武俗
何必成康雖然臣竊
以為陛下天然之聖
寬仁之資而誠以天
下為務則湯武之名
不難侔而成康之俗
可復興也此一體者
立然後處尊安之實
揚名廣譽於當世親
天下而服四夷餘恩
遺德為數世隆南面
負宸攝袂而揖王公
此陛下之所服也臣
聞圖王不成其敝足
以安安則陛下何求
而不得何為而不成
何征而不服乎哉嚴
安上書曰臣聞周有
天下其治二百餘歲
成康其隆也刑錯四
十餘年而不用及其
衰也亦三百餘歲故
五伯更起五伯者常

如此便有土崩之
勢雖諷之實勸也
王韋曰文勢變化
而氣更滂沛
董份曰先懼其拂
旨故曰何必湯武
成康其後即轉甚
有力亦是婉辭
陳仁子曰帝之心
內多欲而外仁義
者也仁義不勝故
私欲橫生徐樂于
聲色之秦游獵之
娛能優侏儒之歡
不直止之而勸以
王道幾若陳善而
閉其邪者亦善于
諷諫者也卒之同
時若復者一歲四
遷安雖不用而為
騎馬令至樂竟不
見用母乃以樂言
為迂而不入耶
凌約言曰此言窮
兵之禍極為詳悉
於治道有關其言

佐天子興利除害誅
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伯既沒賢
聖莫續天子孤弱號
令不行諸侯恣行疆
陵弱眾暴寡田常篡
齊六卿分晉並為戰
國此民之始苦也於
是疆國務攻弱國備
守合從連橫馳車擊
轂介胄生蟣蟲民無
所告愬及至秦王蠶
食天下并吞戰國稱
號曰皇帝王海內之
政壞諸侯之城銷其
兵鑄以為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鄒氏本作據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
逢明天子人人自以
為更生嚮使秦緩其
刑罰薄賦斂省繇役
貴仁義賤權利上篤
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為下也變風易俗化於
海內則世世必安矣
秦不行是風而修其
故俗為智巧權利者
進篤厚忠信者退法
嚴政峻諂諛者眾日
聞其美意廣心軼欲
肆威海外乃使蒙恬
將兵以北攻胡辟地
進境成於北河蜚芻
輓粟以隨其後又使
尉佗屠睢索隱曰尉佗官也他趙他音將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樓船之
士南攻百越使監祿
鑿渠運糧深入越史名祿也越人遁逃曠

華水中有寶實質中有華采漢書起有風俗救絀一段

王慎中曰漢武帝用兵獨嚴安一疏論事有本末議論當世有味

按此段言戰國兵禍一本作一凌約言曰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此言過矣魯使以下則是

按此下言秦窮兵之禍以為徵註漢書張註作長

楊慎曰八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嚴安此論極盡事情宋富弼與歐陽再議

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安隱曰謂勝與吳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誤也周市舉魏韓可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騎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濠州如淳曰東隱曰棘音曰北反又皮逼及濠州地名即古濠州國也音紆發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籠城秦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謂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

意祖此然安之論本出韓非韓非備內篇曰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

按此總括一篇之意而結之語約而意盡

陳仁子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主父偃皆隨其末而救之嚴安則探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未自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斂則嚴帝之利也曰曰省刑罰則樂帝之

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夫帝之欲不但窮兵一軍大承既立數者既除則兵可片言而止至于用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秦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芻管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以公室界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佗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芻管所集者取漢書其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關脫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黃震曰嚴安言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按此本賈生之議
茅坤曰此即劉敬故智
按優初諫伐匈奴必識治體之大者後因一歲屢遷遂爾自肆如所言滅胡之本何與初諫竟矛盾哉孔子謂鄙夫不可事君優之謂也

緩則騎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通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優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優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死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按優言吾日暮途遠恐起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發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急也優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

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二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優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優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優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優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優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優無以謝天

茅坤曰屢終餘音
喇娜

增趙恒曰漢武之時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子長於舒則傳儒林於弘則與主父偃同傳至贊一則以其通顯為遇時幸之也一則以其以字惡俗達則交譽之敗則爭惡之毀譽因乎時而悲之悲之者悲其不幸也而非以弘之資能過於偃也公孫弘本不得於漢時士論子長之於書法亦嚴矣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用峻文云云又以弘與湯並傳其不

滿於弘者又如此王維楨曰此太史公有感之言暗指李陵事也楊慎曰此下非太

史公所著特補先生輩續之耳董份曰後聖聖宗不當是世字言禹聖德歎後世不能循也

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浹孔車收葬之徐廣曰孔車浹人也沛有浹縣○索隱曰浹戶交反車尺奢反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

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大皇太后詔大司徒太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按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

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

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

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

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

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

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

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

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

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

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

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

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

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

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

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

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按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迹

羊豕之間。索隱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方。○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索隱曰：乂，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

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

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蓋或書績以為榮飾也。見王父而歎息

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羣臣慕嚮異人，竝出卜式試於芻牧

弘羊擢於芻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

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

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

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

試漢書作拔

矣漢書作已
王應麟曰班固敘
武帝名臣李延年
索弘羊亦與焉若
儒雅則列董仲舒
于公孫弘兒寬之
間汲黯之直豈下
式之儔哉史筆恢

取萬世榮辱所關
而薰播如此謂之
比良遷董可乎

累漢書作參

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
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
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
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
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子定國、杜
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假，內懷嫉妬，寵備

王安石曰：始讀孟子見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

言為過得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

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

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

劉子翬曰：父優等諫甚切，帝嘆相見之晚，悉拜為郎。然征伐竟不已，又為上林苑、東方

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大中大夫，賜以黃金，然遂起苑蓋，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美，故

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受諫之名無受

諫之實，何益於治乎。此法語之言改之為貴。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二百二十一

平津侯王父列傳

十

鳳文館藏

黃震曰主父偃殺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禍耳何足汚齒頰哉惟諫
伐匈奴一書不當以入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俾襲蒙恬故步者即今日舉秦事以諫
伐匈奴之偃也何取其勸分王諸侯則撥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則
竊軍敬之陳言也何能為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
削行暴施以至於齊而劫齊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日昆弟賓客戒其
毋入偃門以一切疎絕之何哉偃之為人其自取覆滅也固宜為偃之族者可悲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崑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真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

唐順之曰此並匈奴大宛西南夷四傳貫穿百餘年興亡如世家例

按南越即今廣東西一省

章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爲縣在常山也

戰國策云吳起爲楚收楊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楊越

三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爲南海鬱林象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曰南

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

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索隱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正義曰龍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元流泉因以爲號也

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

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

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

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秦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

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

康海曰以下敘佗自立爲南越王詞簡健而委宛

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

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行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

南海尉野大庾嶺二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

野大庾嶺二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

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

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

越武王號昭曰生以武為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

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

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

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

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

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

陳仁子曰圖天下者當識天下之大勢高帝有天下蓋識其勢者也當時吏民新附叛者九起故北不刷白登之恥南不食百粵之臣直以一身為天下之執虜滅茶執淮陰繼而貫高反洛陽陳稀反代燕布又反淮南所

幸丘力不旋起旋定若窮征遠伐變不旋踵恐鞭長不及馬腹天下向匈非吾有也漢書無邊字

錢福曰此孝文帝黃老之旨處按家在真定與篇首真定人一句相應

按漢書載文帝與南粵書妙甚

按竊疑長沙王讒臣一段與上文高后聽讒臣數語相應

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內首林間會暑澤士卒大疫

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

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

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

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家在真

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

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

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

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

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

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

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首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竊帝號

康海曰越王書詞意自遜而屈漢天子有以盛人也

入一本作八

交約言曰叙武帝討南越筆力萬鈞而越內后王亂臣之變能計越樓船伏波之將略李由轉折纖悉殆盡

王廷陳曰胡始不敢與兵而使人上書既又遣太子入宿衛得尊中國之體惜其後聽大臣之諫而卒不入見也

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與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

王維楨曰藏璽乃知先王之儲豈嬰齊先宿衛久真見天王之不可犯哉

董現曰將敘太后恐亂欲倚漢威故再提太后嘗與安

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說作林章昭云誘林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入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索隱曰李邵云藏其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曲○索隱曰穆音紀此及穆姓出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末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

晉補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傳 三

國少李通方委曲有情不嫌於重複也

按此敘呂嘉之勢盛為下文作亂張本

註笑一本作也
款英曰敘宴飲位次甚衆如目擊然

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二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持使者為介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

王慎中曰王止太后是當斷不斷也

陸武曰好往武往句法甚奇

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韋昭曰縱撞也○索隱曰字林縱音七凶反又吳王真傳縱殺吳王與此同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漢書作介介被也持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洽反○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應上二往字徐為校尉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

楊慎曰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越為人名何也

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元越封高昌侯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以為大庾嶺名塞上也奸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郡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曰案龍亢屬燕國漢書作龍亢侯服虔作印音灼云龍亢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淮也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淮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

樓船曰次伐南越之兵其中經緯按大宛傳漢發三輔罪人又云赦囚徒又云發天下七科適皆罪人也出師用罪人蓋句踐敗吳取携李法也

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為文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

王翳曰咸會番禺此一句不可少

按招降賜印得按驅字即孟字湯武歐民歐字

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文於船下因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沙上石瓚曰伍子胥書有文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文船也
下離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曰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下牂牁江正義曰江東通四會番禺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二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曰嘉指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多資泉飲之則入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卒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日也首力奚反結猶連及連至也漢書聲曰為遲且謂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俾一作比音必至反然俾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聲照也天未明而向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推遲待也亦俾之義也

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得嘉封為臨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言其

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陽縣劉氏音求例反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

蓋與揭陽皆自稱吏民以屬於漢故諭駟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駟駱四皆得為侯皆得為侯索隱曰案漢書

降封為桃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軍取為騰侯桂林監居翁為戈船下厲將軍兵

及馳義侯所發夜郎立采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

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

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

亡國徵自穆女曰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

補方苞曰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皆得為侯

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馳越推南裔陸賈聘說尉佗去帝穆后內朝呂嘉狼戾君臣不協卒從剽絕

郡豈不大快然使五帝三王處此亦有文帝之懷柔而已夷狄在萬里外而必食之何哉

茅坤曰獨此小論用韻語甚奇與他篇不同似后人銘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崑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按閩越即今閩地東越即今永嘉地

按東冶即今侯官縣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案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門聲音吳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是上云駱駝此別云閩不姓騶也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都陽令吳芮所謂都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王命弗王漢書曰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二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

羅洪先曰莊助言辭則切天子意遣助發兵得御夷之體助兵未至而聞越引兵去東國卒舉國徙中國助亦有見哉

吳王子子駒入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富安所告懇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女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

按師古云漢地廣大兵衆盛強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

柯維騷曰漢書曰不戰而殞徐廣曰耘殞音同按儒行傳曰不殞穰于貧賤則殞穰義亦同耶

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索隱曰劉氏繼音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殞耘義當取耘除或曰耘音于粉又此楚人聲重耳隕耘音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絲君丑不與謀焉索隱曰絲君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絲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縉自立為王絲王不能矯其眾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絲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

二

鳳文

官

按顏師古云解看自解說若今言分疏是也

評點 吳語 許點 吳語 許點

卷一百一十四

三鳳文館

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中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豫章二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嶺在爰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度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六年秋，餘善聞

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

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城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壘自立，詐其民為安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

章。索隱曰：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漢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

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關。○正義曰：越州有若邪山。若邪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邪。白沙東故關州。元封元年冬，咸人

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正義曰：錢唐、轅、絡、古，縣名。姓絡古名。斬徇北將軍為

禦兒侯。漢書：言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兒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行侯

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行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

從絲王居股謀曰。徐廣曰：敖，東越臣。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

將軍，故封絲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案：九江。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封越行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

軍說為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娑侯。漢書：音義曰：音遼娑。○索隱曰：音繚。縣名。服虔曰：音音。遼娑，音繚娑。

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言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

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

按師古云：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又云：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何孟春曰：成陽共王子一段，斷而復續，此倒敘法也。茅坤曰：按漢詔徙東越及閩越之民。

增補史記 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

三

鳳文館

於江淮是以浙以東南及福建蓋空地也

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絲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席漢寵是因秦餘駟駱為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劬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終

巖谷修岡千切石川鳴齋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王滿者正義曰朝鮮有濕水列水汕水三水合為列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潮直驕及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訓故燕人也索隱曰案莫書滿燕人姓衛擊

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徐廣曰一作莫遠東有番汗縣音番音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一國以屬已也應劭云莫遠東有番汗縣音番音寒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

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漢書音義曰沮

屬燕燕王盧綰反人匈奴滿亡命

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

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志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

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清縣也○索隱曰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清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王險城在樂浪郡沮水

東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為外臣保塞外

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

柯維騏曰按朝鮮乃周封殷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獵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蔽而人無為盜戰國時朝鮮準僭稱王屬于燕其後燕人衛滿破王準有其地至漢武遂拔朝鮮內屬其後風俗稍薄太史公蓋善滿能收入民聚海東以保塞外諸夷修臣節也師古云命者名也脫名籍而逃

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

曰東夷小國後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麗貉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

百一十里南至新羅國二百里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所誘漢囚人滋多

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元封二

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一作譙說又云譙讓也諛曉也誰音才免反終不肯奉詔何去

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正義曰

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顏非也即渡馳入塞正義曰入平遂歸報天子

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部

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

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

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

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

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

按裨王長乃送何者

余有丁曰按謂未能破之而前進也故後云破沮水上軍乃前

按此敘兩將軍私心處曲盡

茅坤曰自古兩將異指鮮不取以者

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

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

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

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

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

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

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

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

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囚其

先與右渠戰困辱囚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

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

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

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

茅坤曰與唐李晟及懷光沐橈之屯略相似

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恢四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可謂尼谿人名失之矣

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割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恢漢書王恢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比韓相恢音煩○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恢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恢路人皆入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

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張路漢書表云張路音各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

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封參為濼清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濼音獲陰為菽其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濼音獲最

為四郡直番臨屯樂浪玄菟也映為平州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映音映最

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頗音頗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乘計

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囚多當

誅贖為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挾

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徐廣曰言其所將卒挾少及難離谷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苟彘爭勞與遂皆誅

余有丁曰按樓船前力攻番禺反驅降者入伏波營故此欲獨得之為已功也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者涉何謂上北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正義曰在夜郎最大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捷為屬國也其西靡莫

之屬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莫在姚州北去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

以什數正義曰在都最大此皆懸結耕田有邑聚索隱曰懸漢書作稚音直追反結音計

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比至檉榆檉榆韋昭曰在益州檉音葉正義曰

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徐

皆編髮隨畜遷徙正義曰編步典反畜許又毋常處毋

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徐

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徐

徙在漢嘉笮音昨在越雋索隱曰服虔云徙笮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笮縣在越雋

正義曰徙音斯拾地志云笮州本西蜀徼外曰貓羌雋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邛

山本名邛笮山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再駝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

故邛人笮人界

按此傳以夜郎滇二國為首蓋漢所封也按韓昌黎送處道士序柳柳州游黃溪記二文發端多倣此法茅坤曰篇首絕佳以下並序次通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覽

曾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 鳳文館藏

按以上連用以什數三字最大二字而以此皆凌約言曰此以上不百四十字而西南諸夷其方隅風俗大小具見敘事明整簡盡可法茅坤曰莊蹻之王楚與尉佗之王南越略相似王鑿曰敘事精到按常領疑人姓名

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州冉州本冉駝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駝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有部落也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曰案表名即白馬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正義曰蹻其略反郎州昆州即莊蹻所王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蹻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為盜者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泉廣而更淺狹有似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義曰括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二十里其水源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頌音案畧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纒廣五尺如淳云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徐馬熱僮髦牛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

也其狀似蔓藤故有土蔓撥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合攪椰食之謂之麥而不取其實及攻西南夷傳南越食唐蒙枸醬諸家註各不同姑闕之

越正義曰番音婆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窰劇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味○索隱曰案音灼枸音短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爲珍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寧音求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犍犍江廣數里正義曰犍浩云犍犍船於犍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核船柯處仍改其名為犍犍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犍犍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犍犍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二百二十六 西南夷列傳 二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二百二十六 西南夷列傳 二 鳳文館藏

茅坤曰張壽之求身毒不得要領

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
棘道指犍犍江。索隱曰：崔浩云：犍犍船筏以為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犍犍江也。蜀人司馬
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知南夷
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南夷、牂牁。通西
南夷道，戍轉相讓，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
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
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
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
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為自葆就，而漸修成其郡縣也。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笮
杖。韋昭曰：邛縣人竹屬蜀，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
漢書通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焦，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
市或聞邛笮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

王維楨曰：以下文常隔道者也。觀之恐非且蘭也。
茅坤曰：八校尉擊南越後始得併定西南諸夷。

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
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
至滇，滇王嘗羌乃留。徐廣曰：嘗一作賞。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
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在今嵩州南昆縣。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
與我大？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
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
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
弱。索隱曰：且音十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犍柯。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
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
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
遂平南夷，為犍犍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
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笮君并殺
笮侯，冉駝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郡，笮都為沈黎

按漢書無難字師古云難西南言東回事漢也

王維楨曰于番見見拘醬于大夏見印竹杖而又法錯綜如此

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曰今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笏東北有勞漫靡莫比高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一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拘醬番禺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擒剽分三方史記音義曰擒音弱○索隱曰擒謂被分割也刺音是妙反言西夷後被擒割遂別居西南三方各屬郡縣刺亦分義卒為七郡徐廣曰捷為犛犛犛犛益州武都沈犛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壯犛首通犛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漫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印作稱雄及置郡縣犛代推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二十六

西南夷列傳

四

鳳文館藏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索隱曰此不宜在西夷之下

董份曰相如集中傳乃校傳者取子長所作傳附之也史通以為相如自作非矣即自作獨不為文君事一少諱耶

茅坤曰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予覽之多為魂礪奇崛然騷之再變矣特激蜀父老與諫獵書絕佳

按非其好三字為一傳之本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鳳文館藏

楊慎曰劉子玄史通云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又按南史云古之名相如孟堅子長皆自叙風流傳芳末世觀此則相如傳即相如之文也又曰按西京雜記云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譎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成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為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矣

朱翌曰治生仕宦自是兩途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貨為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游梁數歲而歸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此不獨今然也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索隱曰孟康云愛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乘長是也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索隱曰孟康云愛也

相如既學索隱曰案秦密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貨為郎

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

王鑿曰按相如志
獨在詞賦梁者詞
賦之救因病免有
志哉
劉辰翁曰本是一
段小說子長以奇
著之如聞如見乃
并與其精神意氣
隱微曲折畫就益
至理衰而尤可觀
葛洪曰長卿賦詩
人稱典而麗雖詩
人之作不能加也
楊子雲云長卿不
從人間來其神化
所至耶子雲學相
如為賦而弗逮故
雅服焉

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
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
美稱時人以爲號爾而徐廣云字爲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
帝諱改姓嚴也
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
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
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
逐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
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爲恭敬
日往朝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
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
曰今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
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
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
好之願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
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

无此奇徒四壁立
語亦然此女見稱
文君必能好詞賦
者意非獨琴也
余有丁曰按謂相
如傳自作者必不
肯著文君事織悉
光緒曰按吳國
倫當墟曲云病
免依印今無家
還蜀都文心工
滌器國色委實
盧拭鏡頭終自
挑琴鳳已孤至
今沽酒客猶喚
卓家奴此辭蓋
鄙相如之甚相
如有知亦足羞
矣
董份曰若果相如
自撰豈肯盡述鄙
事如此
茅坤曰此時印令
獨不能爲相如關
說王孫耶
又曰他人下字

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燒也以琴中燒之挑音徒了反
燒音了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
邇人遺毒我賜何由交接爲鴛鴦文曰鳳兮鳳兮從皇栖
得託子尾示爲死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
容間雅甚都郭璞曰問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
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
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曰郭璞云婚
不以禮爲節也相如乃與馳歸
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
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大怒
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
交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索隱曰文類云第且也郭璞
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從昆
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
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
土爲墮邊高以鑪相如身自著
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
言其無耻也今銅印言犢鼻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
庸南方奴婢賤稱
滌器於市中韋昭曰滌器也
每食必滌既者卓王孫聞而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
公郭璞曰諸
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二 鳳文館藏

處太史公偏下手
揚慎曰文君已失
身于司馬長卿故
倦游須溪云已失
身于司馬為一句
長卿故倦游為一
句今人不得其讀
于長卿下又添長
卿二字失古人之
意矣
余有丁曰既云讀
子虛賦善之矣又
云未足觀豈所讀
者止齊事耶今文
選中分子虛上林
為二篇則前不見
子虛而上林其續
奏也
補方也曰史記所
載賦類書疏甚畧
恐氣體為所滯塞
也長卿事跡無可
稱故獨編其文以
為傳而各標著文
之由兼發明其指

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雖貧其人材足依也。
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
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
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郭璞曰主上讀子虛賦而
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
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
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郭璞曰稱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烏有此事
也。為齊難。郭璞曰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為
故空藉此三人為辭。索隱曰藉音假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
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
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
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音訛夏反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

意以為脈絡匪是
則散漫而無統紀
矣
揚慎曰此太史公
摠子虛賦之大旨
為訓註之法
倪思曰賦無異直
誇多闢靡如魚龍
曼行欲不可極使
人動心駭目然又
不若參差形似若
有若無之為得也
柯維騏曰子虛烏
有之設難後之為
詞賦者宗之張衡
兩京賦有憑虛公
子安處先生之名
亦此意也相如游
梁時常著子虛賦
為武帝所善此著
天子遊獵賦復借
子虛三人之詞以
明天子之義故亦
名子虛賦中叙
上林故又名上林

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
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
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
眾罔彌山。郭璞曰眾置也音浮○正義曰：說文
罔案郭璞曰：腳椅足轉車轆。○索隱曰：章昭云：脚謂
持一脚也。司馬彪曰：脚椅也。說文云：椅偏引一脚也。○
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梁捕也。音而公反。又音而悅反。捕之於輪鹽
而食之。鶩馳也。音務。○索隱曰：梁或為卒。與下文射割輪卒意同也。射中獲多。矜而
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
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
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
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
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
見。蓋特其小小者耳。索隱曰郭璞名曰雲夢。索隱曰褚詮音凶棟反又音莫風
張揖云：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
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三 鳳文館藏

其其實一也文選 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 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窮 鬱隆崇律崒空巖參差日月蔽虧 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 亦兼有餘人也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波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 青赭亞 徐廣曰一作瑛○索隱曰張揖云赭赤土 雌黃白坩 徐廣曰音符駟案漢書 曰索隱曰白坩出魯陽山蘇林音附○正義 錫碧金銀 正義曰顏云錫青金也 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也 衆色炫 燿照爛龍麟 郭璞曰如 其石則赤玉玫瑰 郭璞曰赤瑾也見 琳瑯琨瑀 漢書音義曰琳玉也珉石次玉者琨瑀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索隱曰司馬彪 曰琨瑀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瑀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案字或作 昆吾 瑛石武夫 徐廣曰石似玉 瑛石武夫 案漢書音義曰瑛 夫出長沙也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正若射干穹窮昌蒲 漢書音義曰衡 蕙其臭如麝蕙芷白芷若杜若○索隱曰司馬彪云蕙香草也本草云蕙草一名蕙廣志云蕙 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蕙其莖正紫也張揖云衡杜衡東下田 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麝蕙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辛葉 以莖故藥對亦以爲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蔞坪蒼云齊陸一曰翼字林曰陸音昌 亥反又音昌里反蓋音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 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蓬射干本草名烏扇也司馬彪云烏扇似薑本 郭璞云今歷陽呼爲江離淮南子 江離麋蕪諸蔑博且 徐廣曰博音匹次反駟案 云夫亂入者若芎藭之與案本也

賦賦之聖者也一 以風一以頌壹體 極玄 王荦曰罷與擺同 池與迤同謂山勢 擺撥迤靡耳陔陔 卽坡陀 倪思曰龍鱗語工 丹青赤白何莫不 然實字虛用 按考要云此賦 三用玄鶴三用 射干漢書文選 正若下無射干 字師古李善並 謂俗本誤增也 其云鴉雛孔鸞 騰遠射干乃狐 類其云葦本射 干乃香草不嫌 其複也又若赤 後擢塚犀象野 牛窮奇瘦挺之 句漢書文選俱 无之不知二書 誤脫抑亦後人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四 鳳文館藏 蕪蕪正也似蛇牀而香諸蕪其拓也博且蕪荷也○索隱曰吳錄曰臨海縣海水中生江離正 青似亂髮卽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蕪紅蕪則與張勃所說又別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 葉白華又不同樊光曰葦水一名蕪蕪根名蕪正蕪對以爲蕪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則芎藭 葦本江離蕪蕪並相似備是一物也博音普各反且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 璞以爲蕪荷 屬未知孰是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陔靡 音移 案衍壇曼 司馬彪 云案衍下壇曼平博也 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郭璞曰巫山今 在建平巫縣也 其高燥則 生葦蘆苞荔 徐廣曰葦音針馬藍也葦或曰草生水中葦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駟 漢書作析孟康云斯不似蕪麥廣志云 葦莎青蘋 徐廣曰葦音先結反駟案漢書音義曰 葦莎青蘋 薛稷高也莎蒹侯也青蘋似莎而大也 其卑溼則生藏蕒蒹葭東藩雕胡 徐廣曰烏桓國有葦似蓬草實如葵子 十月熟駟案漢書音義曰藏似紅而葉 大黃蕒尾草也蒹葭也葭蘆也○索隱曰卑音婢卑下也郭璞云蕒尾似葦蒹葭音兼加孟康 云蒹葭似蘆也郭璞云蒹葭也似蘆而細小江東人呼爲蒹葭又云葭蘆也似葦而細小江東 人呼爲烏蕪葭音五患反葭音敵廣志云東葭子色 蓮藕菰蘆 徐廣曰生水中○索隱曰 青黑河西記云葭我東葭葭我白梁也離胡謂菰米 蓮藕菰蘆 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 菴蘭軒芋 漢書音義曰菴蘭蒿也軒芋菴草也○索隱曰郭 璞云菴蘭子可療病也軒芋生水中今揚州有之 衆物居之不可勝 圖 郭璞曰 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 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而四脚小細頭有 白嬰大者數十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瓮吞人鼉以 蚺蜥其北則有陰林巨樹 郭璞曰 蚺蜥而大身有毒 瑁瑁出南海可以飾器物也 鼉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 郭璞曰 甲皮可以冒鼓 瑁瑁出南海可以飾器物也 鼉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 郭璞曰

木蘭而無玉蘭今... 蘭古木蘭花色慘... 蘭花光昭節旌列... 蘭重茵歌舞地金... 章同色使君袍者... 是也今玉蘭在吳... 中多似辛夷辛夷... 紫而玉蘭白其在... 南中過山谷皆滿... 豈木蘭玉蘭本一... 物昔紫而今白邪... 物氣變移或有然... 者... 魚或曰騰射... 千服度云騰遠獸... 名張揖云射千似... 孤能緣木夫騰遠... 既作獸則不應在... 上或禽名未可知... 也莊子騰猿得枳... 棘南都賦驚鷺... 離羽其上騰猿飛... 謂勞為飢餓... 彈暗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 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如淳云... 鄭女曼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鄭... 曰揄音史○正義曰揄曳也韋昭云... 之若縞也縞云紵織紵也縞鮮支也... 紵徐委曲鬱橈谿谷... 古謂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曰案... 側故反歸音助革反鼓音在代反... 反... 揚袍卹削... 制貌也○索隱曰張揖云揚舉也... 音芝駟案郭璞云織... 袿衣飾鬢髻也... 扶輿倚靡... 餘倚於綺反謂鄭女曼姬侍從... 嗚呶萃蔡... 漢書音義曰嗚呶衣裳張起也萃蔡衣聲也○索隱曰韋昭云呶音呼... 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 車○正義曰頌云下摩蘭蕙謂垂鬋也上拂羽蓋謂飛織也玉綵以玉飾綵也言飛織垂鬋錯... 翡翠翠之旌幘或繞玉綵也張揖云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翠雌青曰翠博物志云翡翠通... 黑唯曾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身通青黃唯六翮上... 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翠羽翳然因以為名也... 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曰佛言似神仙也戰國策云鄭之美女... 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仙於是乃相與猿於蕙圃... 遠○索隱曰爾雅... 棘南都賦驚鷺... 離羽其上騰猿飛... 鳳之會... 鳳之會...

獨棲其下蜀都賦... 後狝騰布而競捷... 豈騰遠即騰猿... 遠字相近而誤耶... 按此與爾同四... 字甚有商略... 註夫人鄧下疑... 脫曼字... 按此谿谷與龍... 麟同然谿谷字... 批... 按師古云錯雜... 也歲楚羽飾貌... 王鑿曰鑿珊以下... 七字最有形容... 高儀曰諸鋪敘皆... 景惟金隄以下靡... 靡可觀... 揚慎曰念而後發... 謂別往也... 經尺則質也狀如... 赤電黑雲謂之紫... 貝素質紅黑謂之... 朱貝青地綠文謂... 之絳貝黑文黃畫...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六... 鳳文... 微箔出纖繳施... 似鳳也○索隱曰司馬彪曰鷦鷯山雞也許慎云鷦鷯鳥也郭... 璞曰似鳳有光彩音浚宜李彤云鷦鷯神鳥飛光竟天也... 弋白鵠連駕鵠... 郭璞曰野鵠也駕音加○索隱曰爾雅云舒鴈鵠也○正義曰鵠... 水鳥也駕鵠連謂兼獲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鵠純白能登於木... 鵠下玄鶴加... 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正義曰司馬彪云鵠似鴈而黑亦呼為鵠... 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鶴壽一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按弋鵠... 鳥之上也... 急而後發游於清池... 漢書音義曰鵠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 揚桂楫... 徐廣曰音曳關案... 張翠帷建羽蓋罔璫瑁鈞紫貝... 文也○正義曰... 毛詩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大者蚌音下即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成行... 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貨殖傳云貝寶龜是也... 攬... 金鼓吹鳴籥... 漢書音義曰攬... 榜人歌... 郭璞曰唱擢歌... 聲流唱... 徐廣曰水... 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硠硠磳磳若雷霆之聲... 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猿者擊靈鼓... 郭璞曰靈... 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 郭璞曰皆...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 起烽燧車案行騎...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 廣

謂之靈員紫愈疾
朱明目後消氣障
霞伏粗蟲黑白各
半曰伏貝使人冥
欲無以近婦人黃
唇點齒有赤駭曰
濯貝使人善警無
以親童子赤帶通
青曰瞬貝使胎消
肉慙赤絡曰甚貝
使人健忘赤鼻青
唇曰營貝使童子
愚女人淫脊上有
縷句營曰碧貝使
童子盜赤中員曰
委貝使人志漁右
見相貝經愛月齋
最抄以不見此經
為恨故記其數端
王維慎曰陽雲之
臺即陽臺也其驕
之以滄泊則占地
位語也徒以芍藥
之和具為楚之雅

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汎齊國郭璞曰言有惠
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
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
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
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
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
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
且齊東有巨海索隱曰有作階蘇林云階音渚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
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小洲曰渚謂東有大海之渚也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
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索隱曰游孟諸
浮勃解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索隱曰游孟諸
邪與肅慎為鄰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括
右以湯谷為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
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

致與勝割輪萍雖
遠竟亦何足以雄
王整曰折辨得倒
倪思曰費語不多
而氣樂吞吐已極
增焦故曰邪與肅
慎為鄰邪當如字
讀師古讀為左者
非是蓋肅慎在東
北隅故曰邪以為
隣若欲言左則下
文自有左蒼梧右
西極矣顧會曰邪
外國名亦引此傳
為據又非也蓋邪
本徐嗟切若國名
則如琅邪渾邪乃
余遮切與此不同
按所音矧古晒
揚慎曰此明天子
之義
王整曰意見高論

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張揖
云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
焮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正義曰服虔云青丘國
出九尾狐在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曾中曾不帶芥索隱曰張揖云
若乃倂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
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索隱曰
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曰楚則失矣齊
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
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
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
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
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

揚慎曰蠶離此云... 未聞說文有蠶胡... 蠶字同但此叙水... 族彼音陸陸不... 耳或者水獸形似... 蠶胡名為蠶離耳

處于深巖魚鱉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玳瑁江靡石黃磔水玉磊砢
郭璞曰水 璘璘爛爛米色浩汗叢積乎其中鴻鵠鸚鵡駢翮鷓鴣
郭璞曰水 璘璘爛爛米色浩汗叢積乎其中鴻鵠鸚鵡駢翮鷓鴣
玉水精也 璘璘爛爛米色浩汗叢積乎其中鴻鵠鸚鵡駢翮鷓鴣
郭璞曰水 璘璘爛爛米色浩汗叢積乎其中鴻鵠鸚鵡駢翮鷓鴣
指毛詩鳥獸疏云鴝似鴝而虎文也 〇正義曰鴝鷄鴝鷄
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潤中若時有 〇小頰云荆鄂間有水鳥大於鷺而短尾色
紅白深目目有毛皆長而旋此其是半 〇徐廣曰煩鴛鴦一
旋目 〇正義曰郭云鴛鴦似鴛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 煩鴛鴦
漢書音義曰煩鴛鴦也 〇郭璞曰煩鴛鴦一名章景也 〇馮煥曰煩鴛鴦一名章景也 〇馮煥曰煩鴛鴦一名章景也
〇索隱曰郭璞云煩鴛鴦一名章景也 〇馮煥曰煩鴛鴦一名章景也 〇馮煥曰煩鴛鴦一名章景也

咀噲溲藕於是乎崇山巖崿崔巍寔寔 〇正義曰寔力孔反寔子孔反寔在回反寔五回反郭
峻貌 深林鉅木嶄巖參差 〇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街反參音楚林反差
嶄貌 嶄巖參差 〇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街反參音楚林反差
嶄貌 嶄巖參差 〇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街反參音楚林反差
嶄貌 嶄巖參差 〇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街反參音楚林反差

按以上言水以食之
下言山谷具所聲也
產山谷之屬

摧委屈崎 〇索隱曰陸崖際音魚晚反崎音蟻推音作罪反 〇索隱曰陸崖際音魚晚反崎音蟻推音作罪反
谷郭璞云振猶灑之也 〇索隱曰陸崖際音魚晚反崎音蟻推音作罪反
加反問音呼下反 〇索隱曰司馬彪云欲呀大貌豁問空虛也
馬彪云欲呀大貌豁問空虛也 〇索隱曰司馬彪云欲呀大貌豁問空虛也
〇索隱曰司馬彪云欲呀大貌豁問空虛也 〇索隱曰司馬彪云欲呀大貌豁問空虛也

嶄巖參差 〇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街反參音楚林反差
嶄貌 嶄巖參差 〇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街反參音楚林反差
嶄貌 嶄巖參差 〇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街反參音楚林反差
嶄貌 嶄巖參差 〇正義曰嶄音咸又仕街反參音楚林反差

按登降句重上
文

登降施靡 〇正義曰郭云施靡猶連延 〇正義曰郭云施靡猶連延
沈溶淫鬻 〇索隱曰郭璞云游激淖衍貌 〇正義曰郭云游激淖衍貌
亭臯千里靡不被築 〇郭璞曰言為亭候於臯隱皆築也
被以江離 〇正義曰郭云游激淖衍貌 〇正義曰郭云游激淖衍貌

按以下略言草木 〇司馬相如列傳 九

增補史記平水 卷二十七 鳳文館藏

增焦姑曰歲橙若
孫善本作歲持哉
音針乃馬藍又作
寒將即寒將善本
蓋誤以將作持也
張揖曰歲持缺故
詳具之

楊慎曰形容闊遠
之狀
高儀曰此周覽泛
觀與前泛濫蕙園
類間而出之情性
賦之弛張亦不得
不然惟日出東沼
入於西陂八字忽
見而止最是有態
皆言南北之相反
致按此言四方大

楊慎曰元祖駐師
西印度見大獸作

索隱曰案桐君藥
錄薑本苗似芎藭
此薑蕤荷。索隱曰張揖云此薑子薑也案四民月令生薑謂之此薑
又治蠱。歲橙若菘。郭璞曰歲末詳橙柚若菘香草也。索隱曰姚氏以為此前後皆草
目也案今讀者亦呼為登謂登草也姚氏云。鮮枝黃礫。郭璞曰皆未詳。索隱曰張揖
孫草似昌蒲而無香也生溪澗中孫音孫。蔣芋青煩。徐廣曰芋音佇駟案漢書音義曰蔣芋
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草也。蔣芋青煩。蔣孤也芋三稜。索隱曰煩音煩。布獲閔澤
顏云黃礫者黃骨木恐非也。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香
香發越。盼蠻布寫。晦曉苾勃。正義曰晦曉奄奄一音皆芳香。於是乎周
覽泛觀。瞋盼軋沕。徐廣曰瞋音丑人反盼一作。苾苾恍忽。視之無端。察
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索隱曰張揖云日出苑之。其南則隆冬
生長。踊水躍波。獸則慵旄猱犛。徐廣曰慵音容獸類也犛音狸一音犛駟案
出西南徼外也。索隱曰郭璞云慵旄牛領有肉堆即今之犛牛也張揖云旄旄牛其狀如牛
而四節生毛。猱白豹也似熊脚銳鬣骨無髓食銅鐵音陌犛音狸又音犛或以為犛牛毛可
為。沈牛塵康。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赤首圓題。郭璞曰題額
是也。犀。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蜎毛其音如啍狗食人也。索隱
曰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猪脚一角在頭也。其北則盛夏谷
凍裂地。涉冰揭河。郭璞曰言水漫凍不。獸則麒麟角端。郭璞曰角端音端
似猪角在鼻上堪

人語曰此非帝世
界宜速還耶律楚
材曰此名角端犛
星之精聖人在位
則奉君而至能日
馳萬八千里靈異
如鬼神不可犯也
凌約言曰宮室本
不止此然長途以
下大畧具矣故疊
之以形容俯仰而
足
楊慎曰慶者山之
峯如馬如馳者夷
之以為堂蓋者增
之以如城又因其
與而為房
按倦香眇以下
二句一韻得賦
體

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索隱曰張揖云雄曰麒麟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
角郭璞云麒麟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
揖云角端似牛
角可以為弓。駒駘豪馳。蛋蛋驛駢。駢駢驢驢。正義曰駢駢徒二音音駢
奚二音駢。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正義曰彌滿也跨猶跨也。高廊四
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軒也。華榱壁璫。索隱曰韋昭云載玉為璫以當榱
道。繩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櫚閣間陛。夷梁築堂。累臺增
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巖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在巖穴底
之故曰增成突首一平反釋名以為突幽也。倏香眇而無見。仰攀撩而捫天奔
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徐廣曰楯音食尹反。正義曰拖音徒我反。顏云
星虹得經加之。青蚪蚴蟉於東箱。反蟉力糾反。象輿婉蟬於西清。漢書音
出象輿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正。靈囿燕於閭觀。郭璞曰靈囿淳
義曰婉蟬宛善二音顏云蚴蟉皆行動之貌也。靈囿燕於閭觀。郭璞曰靈囿淳
索隱曰張揖云靈囿衆仙號淮。倓佺之倫。曩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倓佺仙人名也。○
南子云騎龍從淳囿是也。倓佺之倫。曩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倓佺仙人名也。○
仙傳云槐里林欒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
檐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也王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曩偃臥日中。醴泉涌
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徐廣曰振音層。○索隱曰如淳云振音振
余有丁曰此宮殿

註山出字恐衍
楊慎曰暴字尤佳
印負暄也
余有丁曰此宮殿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 鳳文館藏

壯麗而神仙游珍寶出焉

按師古云旁唐文石也

按此一段言苑中草木果實

猶焦竑曰世讀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謂以果實為荔枝送獨明皇耳不知漢已有之此賦

之忍 嶽巖倚傾 峩峩磔磔 磔磔高貌磔音士劫反磔音五榘反又字林音磔才匪反

反 刻削崢嶸 自然若彫刻也 玫瑰碧琳 珊瑚叢生 正義曰郭云珊瑚生海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

格交錯 瑁玉旁唐 索隱曰郭璞云瑁唐言盤瑁 瑣編文鱗 徐廣曰瑣音

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瑁瑁采也瑁音洛角反 襍市其間 徐廣曰襍一云

徐廣曰垂綫一作朝采朝采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之其子苴華之玉苴是琬華是琰也 於是乎盧橘夏孰

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極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 索隱曰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音灼曰此

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柑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孰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葉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 黃甘橙棣 徐廣曰音 批把燃柿 徐廣曰燃音而善反果也 索隱曰張揖云燃

是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與可作酒也 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厚朴藥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名也 櫻桃蒲陶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與可作酒也 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厚朴藥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名也 櫻桃蒲陶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與可作酒也 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厚朴藥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名也 櫻桃蒲陶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與可作酒也 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厚朴藥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名也 櫻桃蒲陶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與可作酒也 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厚朴藥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名也 櫻桃蒲陶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按此一段言苑中草木果實

按師古云旁唐文石也

按此一段言苑中草木果實

猶焦竑曰世讀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謂以果實為荔枝送獨明皇耳不知漢已有之此賦

嶽巖倚傾 峩峩磔磔 磔磔高貌磔音士劫反磔音五榘反又字林音磔才匪反

反 刻削崢嶸 自然若彫刻也 玫瑰碧琳 珊瑚叢生 正義曰郭云珊瑚生海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

格交錯 瑁玉旁唐 索隱曰郭璞云瑁唐言盤瑁 瑣編文鱗 徐廣曰瑣音

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瑁瑁采也瑁音洛角反 襍市其間 徐廣曰襍一云

徐廣曰垂綫一作朝采朝采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之其子苴華之玉苴是琬華是琰也 於是乎盧橘夏孰

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極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 索隱曰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音灼曰此

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柑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孰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葉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 黃甘橙棣 徐廣曰音 批把燃柿 徐廣曰燃音而善反果也 索隱曰張揖云燃

是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與可作酒也 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厚朴藥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名也 櫻桃蒲陶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與可作酒也 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厚朴藥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名也 櫻桃蒲陶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與可作酒也 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厚朴藥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名也 櫻桃蒲陶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與可作酒也 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厚朴藥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名也 櫻桃蒲陶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與可作酒也 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 隱夫鬱 厚朴藥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名也 櫻桃蒲陶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栲栳楊梅 徐廣曰栲音七升反栲栳似柿 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穀子而

谷循阪下，陽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雌獲飛鷗。徐廣

音于季反，馴案漢書音義曰：雌，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獲似獼猴而大，飛鷗，飛鷗也。其狀如兒而

鼠首，以其頰飛也。索隱曰：郭璞云：雌，雌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雌音贈，遺之遺，雌

音誅，玄猿，猿之雄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紫色也。獲音古，約反。雌，今狝尾。蝻，蝻，蝻，蝻。廣

端為兩歧，天雨便以尾，揮鼻兩孔。郭璞云：獲，蒼色蒼黑，能獲得人，故云獲也。蝻，蝻，蝻，蝻。廣

曰：蝻，音質，馴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螭，四翼，郭璞曰：螭，似獼猴而黃，蝻未

聞。索隱曰：張揖云：蝻，蟬也。螭，獼猴也。顧氏云：濯音途，卓反。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

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為蝻，獼猴，即此也。字或作蝻。郭璞云：蝻非也。上已有蝻，獲此不應重

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為蝻，字林云：蝻音狄，蝻，蝻，蝻。廣

嘶，胡，毅，蛻。徐廣曰：嘶音在，肅反，似猿，黑身，殼音呼，谷反。蛻，音詭，馴案漢書音義曰：殼，白狐

腰以後黃，一名黃，腰食獼猴，蛻未聞。姚氏案：山海經云：即山有獸，狀如龜，白。棲息乎其間。

身亦首其名曰蛻，又說文云：蛻，胡黑身，白腰，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板也。

長嘯哀鳴，翩幡互經。正義曰：郭云互經，互相經過。天矯，枝格，偃蹇，杪顛。正義曰：杪音狄

沼反，郭云：皆後猴在樹共。於是乎，逾絕梁。正義曰：張云：絕，梁，斷橋也。郭云：梁，厚石，絕水也。騰殊榛，

反爾雅云：木，榛生。捷垂條，張云：捷，捷音才，業反。蹕稀間，郭璞曰：蹕，蹕音，蹕音，蹕音。

離爛曼，曼遠遷。正義曰：郭云：曼，走，崩，騰，狀也。顏。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

往來宮宿，館空庖厨，不徙後宮不移。正義曰：說文云：庖，厨屋，鄭玄註：周禮云

人也，言宮館各有，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

披長嘯哀鳴與前啾啾相應

客一本作舍

按至此始言校獵之事

按四校者，闌校之四面也

按生者，言生得之也

按此言凌險阻而獵奇獸

按師古云：推亦謂弄之

徐廣曰：以玉為飾，馴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與言有。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可反。張云

雕鏤，蜺，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為旌有似。靡雲旗。正義曰：張云：畫龍

虹蜺氣。孫叔奉轡，衛公駟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大僕公孫賀也。衛公

皮者也。道車，周禮也。游車，皆見周禮也。尾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函簿矣。○索隱曰：晉灼云：尾

鼓嚴簿，縱獵者。馴案郭璞曰：嚴，嚴鼓也。簿，函簿也。江河為隄，泰山為樞。

郭璞曰：樞，望樓也。因山谷。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

淫禽獸為隄，音去車反。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

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

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

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

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

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

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

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

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淫禽，禽獸也。

余有丁曰此類有全文重出者蓋未檢也

按此言極幽遠而獵奇物按師古云流離困苦之也

馬汝驥曰輕舉歛忽之狀極而至乎軼電足矣又遺光曜于後如見怪逐之殊不可極賦之夸麗於是為最

按此言凌虛空而獵飛物

索隱曰解音蠻格瑕蛤鉗猛氏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索隱曰晉灼云瑕始闕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鉗郭璞曰駮裏神馬日行萬里封豕犬猪兩音竊孺胃驪裏射封豕郭璞曰駮裏神馬日行萬里封豕犬猪兩音竊孺箭不苟害解脰

陷腦索隱曰張揖云脰項也陷音苦念反亦依字讀也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

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

索隱曰浸潭猶漸冉也漢書作浸淫或作乘輿案節也儵夏遠去郭璞曰夏音詡盛反流離輕禽蹇履狡獸轉

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轉音銳一作有也○正義曰轉音衛抱朴子云白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晉徵祥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為羣軼赤

電遺光耀徐廣曰超陵赤電電光不及言去速也追恠物出宇宙正義曰恠物謂游泉飛處也張揖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射游泉標蜚虺郭璞曰泉泉羊也似人長屑反踵被髮食人飛展鹿頭龍身神獸標指也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什徐廣曰射準的曰藝什音赴然後揚節而上

浮陵驚風歷駭颺正義曰颺音必遙反爾雅云扶搖暴風從下上故曰颺乘虛無與神俱正義曰張揖云虛無

道孔鸞從駮驪拂鷺鳥捎鳳皇漢書音義曰道秦由及鷺鳥雞反張云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鷺鳥也○正義

曰捎山交及京房易傳云鳳皇前麟後雞喙燕頰蛇頸龜背魚尾駮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股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雄曰鳳雌曰捷駕雛掩焦明鷓鴣似鳳○索隱曰張揖云鷓鴣西方之鳥也樂汁圖徵曰鷓明狀似鳳皇未衷曰水鳥也○正義曰按長喙疎翼尾非幽閉不

集非珍物不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索隱曰郭璞曰襄羊猶彷徨降集乎北

絃郭璞曰絃維也北方之絃曰委羽率乎直指閭乎反鄉歷石闕歷封巒過雉鵲望

露寒徐廣曰難音支駮案漢書音義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官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宜春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在雍州萬年西南三十里西馳宣曲濯鷓牛首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登龍

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正義曰郭云觀名在昆明南柳市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

之所得獲徐廣曰鈞音人久反觀徒車之所駢轆正義曰駢轆也駢轆也乘騎之所蹂若

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

置酒乎昊天之臺索隱曰張揖云臺高上于皓天也張樂乎鞞鞞之宇徐廣曰鞞音葛○鞞遠深貌也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本賈鼓

中加羽葆其上所謂樹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樂三人操

增補日記平水卷二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十三

鳳文館藏

按此言獵畢而燕

牛尾投足以歌○索隱曰張揖云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千人唱萬人如山陵為之震動徐廣曰一作敷川谷為之湯波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潯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祖選歌曲名○索隱曰張揖云禮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貝三人楚詞云吳語蔡謳淮南貝四人于遊曲是其意也

巴榆宋蔡淮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潯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祖選歌曲名○索隱曰張揖云禮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貝三人楚詞云吳語蔡謳淮南貝四人于遊曲是其意也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

磬洞心駭耳郭璞曰鐘磬鼓聲也尚書大傳作鑿族舉遞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鎗

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

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索隱曰郭璞云言恣其觀也靡曼

美色於後索隱曰張揖云靡細曼澤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索隱曰

絕殊離俗索隱曰郭璞云俗無雙也妖冶嫺都郭璞曰

妖冶嫺都郭璞曰靚莊刻飭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刻飭便嬛綽約

姁微循郭璞曰衣服姿貌○正義曰姁匹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

郁皓齒粲爛宜笑的樂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皓齒以笑以的樂音樂也長眉連娟

微睇繚藐索隱曰郭璞云連娟眉曲細也繚藐視遠貌也色授魂與心愉於側索隱曰張揖云彼色來授我我竟往與接也愉音諭往也悅也二義並通

於是酒中樂酣天子欣然而思似若有

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

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

贍萌隸墾墾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正義曰實

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

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四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四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四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七

董份曰此射獵道
德者

玉鸞游乎六藝之囿正義曰六藝言田獵說則通 驚乎仁義之塗覽觀

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 射狸首兼騶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

會時也以雲空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云雲空駕馴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旒 悲伐檀

刺賢者不遇明主索隱曰張揖云其詩 樂樂胥索隱曰毛詩桑扈云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樂得賢

修容乎禮園正義曰禮所以自 翺翔于書圃正義曰尚書所以明 述易道

明堂坐清廟正義曰明堂有五帝廟故 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

受獲正義曰言天下之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

喟然興道而遷義索隱曰漢書作喟然 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

羨於五帝索隱曰司馬彪云 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索隱曰抗 費府庫之財而

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

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

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

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

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

山谷水泉萬物及于虛言楚雲夢所有甚眾侈靡過其實且非

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

王懋曰相如此賦
決非一日所能辨
者其運思縝工亦

已久矣及是召見
因以發揮不然何
以不候上命遽曰
請為天子遊獵之
賦是知此賦已平
時製下而非一旦
倉卒所能為者西
京雜記謂相如為
上林子虛幾百日
而後就此言似可
信

王維楨曰此子長
史筆斷案而非長
卿自作傳明矣
董份曰唐蒙武帝
實任之系責焉蓋
蒙騷動蜀民不責
蒙無以謝蜀
王世貞曰長卿以
賦為文故難蜀封
禪絲麗而少骨實
傳以文為賦故吊
屈鵬為率直而少
致

按非上意三字
喻民本肯太史

公特首揭之
揚慎曰得告諭之
體裁以大意令使
者與蜀民兩分其
責
茅坤曰兩青兩經
極得論檄體
樓助曰一篇之文
全是為武帝文過
飾非最害人心
術然文字委曲回
護出脫得不覺又
不全然道使有百
姓當一半不是最
善為辭深得告諭
之體
按此發卒之由
楊慎曰不順者已
誅北征匈奴移師
東指之類是也為
善者未貴南夷西
夷效貢職爭歸義
者是也此兩句關
繳前段意
又曰不然謂道路

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
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闕越相誅右乎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文穎云番禺南海郡理也平至也東伐闕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平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乎爾非訓至也
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反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云本意未嘗令發兵
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
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曰張揖云之眾與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為使而用軍興法制故驚懼蜀人也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
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
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奠縣著枯棹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云奠漚米數也音一六反案要云奠折其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燧主晝皆攝弓而馳音女煩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
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非理之患
楊慎曰皆非陛下
之意也結前亦非
人臣之節也生後
董份曰當時巴蜀
民未嘗知兵故以
邊郡之習戰者風
示之
楊慎曰寡廉鮮耻
而俗不長厚本似
不切意者其中必
有利漢弊而逃者
難顯責之
楊慎曰末篇數語
通繳以前意漢文
多此法使使者有
司之若彼則繳發
軍興制檄為轉輸
非陛下之意悼不
肖愚民之如此則
繳亡逃自賊殺非
人臣之節身死凶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生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
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索隱曰如淳云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
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此下奉
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
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
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難有司愚民並稱然意終責下使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
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凶之
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索隱曰重猶難也已
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
縣有蠻夷曰道○索隱曰亟音紀力反亟急也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

名謚為愚民之意
遣信使曉諭百姓
以發卒之軍則不
順者已誅而為善
者未賞故遣中郎
將賓之而士民特
以衛使者不然之
意皆關繳其中數
之以不忠死以之
罪讓三老孝弟以
不教誨之過則邊
士之盡忠而行者
之不能父兄之教
不先之意亦關繳
于中文字最有關
鎖

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
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
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為億是小數也
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曰案謂
公卿所言也是時邛笮之君長索隱曰
文類云
邛者今為邛都縣祥者今
為定作縣皆屬越巂郡也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
請吏比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
與南夷為比例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
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
郡縣愈於南夷索隱曰張揖云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
南夷謂越巂為祥柯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天子以為然乃
拜相如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五
歲遷補大縣令建節往使副使王然子壺克國
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
初元年為大鴻臚卿也
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
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史名亭長督
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
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
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放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欄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蜀人
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仙橋送客觀相
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赤車馬不過下也於是卓王孫臨
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唱然而歎自以得使

子未能有所建明
立絲毫之善以自
贖而創開西南夷
途君之惡以患苦
其父母之邦乃復
矜其車服節旄之
美使邦君負弩先
驅豈詩人致恭桑
梓萬石君下里門
之義乎卓王孫暴
富遷虜也故眩而
喜耳蜀多君子何
喜之有

女尚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
本或作當蓋後人改爾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
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
隱曰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
音舊傳謂之斯史華陽國志云邛都縣有四部斯史一也除邊關關益斥索隱曰
張揖云
西至沫若水索隱曰張揖云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羗
牛徼外至犍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音沫又音未南至
牂牁為徼索隱曰張揖云徼塞也通零關道徐廣曰越巂
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為
孫水作橋
以通邛都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犍道通南中置越巂
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牁斬作王首置牂牁郡也還報天子天子
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
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
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
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
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
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正義曰
高祖惠
帝高后孝文
孝景孝武
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
云湛音沉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却
也音女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
朝冉從駢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
滿一作作蒲也結軌還轅

樓昉曰武帝事西
南夷豈是好事其
實相如只是強分
疏至以禹治水為

增補史記 卷百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十七 鳳文館藏

比可謂盛矣使
人主觀之乃所以
助成其好大喜功
之習非所以正救
其習也然文字自
佳
楊慎曰羈縻勿絕
馭夷狄之正法
董份曰古天子所
以羈縻者非以廣
臣屬也所以維之
使不為百姓患害
耳
余有丁曰此見自
古不屬而漢與事
楊慎曰弊所持以
事無用誠中當時
之弊
劉辰翁曰此數語
折難說言主意

索隱曰張揖云結
屈也軌車迹也
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
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
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曰索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漢官儀云馬
云羈牛云縻言制四表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
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
之且夫印笮西犍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
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弊所持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
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
也包愷音一故反
又音烏鳥者安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
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然後有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事
見之以為異也其本難知眾人懼也及臻

楊慎曰禹治水之
事證非常之意然
以此漢武帝事四
表之功則擬非其
倫也
董份曰比禹事雖
不類然正欲以明
非常
○又曰委瑣以下
常者也崇論宏議
以下非常者也威
殊俗異域功之非
常者也疏迷不閉
而下則臻厥成而
天下晏如矣

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商
隘而不安夏后氏威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菑徐廣曰漉
一作灑
索隱曰漉音鹿菑音災漢書作灑沉濬災解者云
灑分也音所宜反濬安也沉深也濬音徒暫反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
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案謂非獨人
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
無胼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胝種也
一作膝音奏膚理也胝音敷○索隱曰張
莊子云禹胝無胼脛不生毛
李頤云胼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
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索隱曰孔文祥云委
瑣細碎握齷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
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
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
已并天為三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
是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
是也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尋衍溢索隱曰案浸尋
猶漸浸也懷生之物
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

董份曰相如之文中間有賦體

魯惟一修曰詳其郡名一作代武其字從弋弋狀也繫紅水也郭忠恕曰從弋者謬甚今盤江與崇安江皆然讀萬卷書而不行萬里路者亦不能識字信哉

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洋溢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豨夫為之垂涕。徐廣曰。豨音戾。○索隱曰。豨音戾。○豨音戾。○豨音戾。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索隱曰。二方。謂西夷。東夷也。○豨音戾。○豨音戾。○豨音戾。微詳荆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迷不閉。索隱曰。迷。遠言其疏。○豨音戾。○豨音戾。○豨音戾。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曰。阻深。闇昧也。○豨音戾。○豨音戾。○豨音戾。中外提福。徐廣曰。提。提音支。○索隱曰。提。提音支。○索隱曰。提。提音支。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

下繳漢武事。又以其言非常。固常之所異。及臻成晏如之旨也。楊慎曰。此段括一篇之意。而總繳之。余有丁曰。此封禪遺書所由作也。楊慎曰。鶴明羅者之喻。所以言非常固非常情之所度也。

倪思曰。憂愛懇款。語厚意長。可為奏疏法。一字一句。形容精密。雖有千賦。不及此疏也。

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曰。張揖云。合在於此。○豨音戾。○豨音戾。○豨音戾。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增。增音。○豨音戾。○豨音戾。○豨音戾。出其上。故云咸五登三。此說非也。盧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為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章昭之說符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鶴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故因靡徙。因遷延而辭避。索隱曰。案。故因。失容也。靡徙。失正也。○豨音戾。○豨音戾。○豨音戾。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間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索隱曰。案。故因。失容也。靡徙。失正也。○豨音戾。○豨音戾。○豨音戾。日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蓋屋縣東。南二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為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索隱曰。張揖云。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也。○豨音戾。○豨音戾。○豨音戾。捷言慶忌。索隱曰。張揖云。吳王僚之子。○豨音戾。○豨音戾。○豨音戾。勇期賁育。正義曰。賁音奔。○豨音戾。○豨音戾。○豨音戾。

董份曰見獸亦有聲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也

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索隱曰廣雅云卒暴也音倉沒反駭不

存之地索隱曰謂所不慮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車九乘素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是也

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楛之變徐廣曰楛音巨月反鈎逆者謂之楛

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

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

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

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

千金坐不垂堂索隱曰張揖云畏簷瓦墮中人樂云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也非謂畏簷瓦此言雖小可以喻

揚慎曰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二句一篇主意

王鑿曰起得磊落悲慨

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

失也其辭曰登陂池之長阪兮索隱曰陂音何反陂徒何反全入曾宮之嵯峩漢書音義曰陂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

音義曰全並也臨曲江之隈州兮漢書音義曰隈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

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徑徑索隱曰徑音力工反通谷漶兮索隱曰漶音呼反

汨滅喻習以永逝兮索隱曰汨于筆反汨滅疾貌也喻音許及反漢書作輟輟然輕舉意也注平阜之廣

行觀衆樹之翦蔓兮索隱曰蔓音愛謂隱也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

揭石瀨索隱曰說文云瀨水流沙上也彌節容與兮索隱曰容與游戲貌也歷弔二世持身不謹

兮亾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

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負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

而愈休精罔闐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正義曰太玄經云九天謂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辟天六為廓天七為滅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

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曰百官志云陵園令六百

董份曰傳居者移易而居也

康海曰古人作文皆有依倣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按格澤旬始俱氣之狀也

石掌按行 掃除也 天子既美于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

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曰張揖云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張華云相如作遠遊

之體以天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間索隱曰人賦之也

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皆非也

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

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

遊索隱曰如淳云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也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

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葆也總係也

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葆者也漢書音義曰句始氣如雄雞也也

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旖旎以招搖也

而為網漢書音義曰網鞞也以斷虹為旌杠之鞞紅杏渺以眩潏

兮焱風涌而雲浮漢書音義曰句始屈虹氣色紅杏渺眩潏深遠眩潏混合也蘇林云眩音炫潏音灼灼云紅赤色貌杏渺深遠眩潏混合也

駕應龍象輿之螭畧透麗兮駮赤螭青蚪之蚺蠖蜿蜓低

叩天矯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索隱曰張揖曰据直項也驕驚縱恣也

連卷索隱曰韋昭云蠅龍之形貌也沛艾赴蟪佗以佻擬兮漢書音義曰赴蟪

不前也○索隱曰張揖云赴蟪牙跳也赴音居幼反蟪音

許救反佗音頭也佗音魚乙反佻音勑吏反擬音魚吏反

曰服虔云馬仰頭其口開正孱顏也韋昭曰

蹀躞鞞鞞容以委麗兮綢繆偃

蹇怵奠以梁倚徐廣曰蹀躞乍前乍卻也蹀音丑栗反鞞音勑烏葛反鞞音曷

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

相求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

東正義曰厲渡也張云飛泉谷也在崑崙山西南悉徵靈囿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

使五帝先道兮正義曰遵導應云五帝五時帝太皓之屬也反太一而從陵陽

音義曰瑤光北斗杓頭第一星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二十一 鳳文館藏

王維損曰應龍以下形容龍之變態稠疊若不及其句數意此賦之變態尤得意者

按畔听自縱之貌驤舉也孱顏不齊也

註轄音二字恐行

按糾蓼相引也

叫暴相呼也

按荏風飛相及也

也并翕走相迫也

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正義曰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仙傳云子明於沛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

左玄冥而右含靈兮。漢書音義曰含靈黔羸也。天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前陸離而後滴漉。漢書音義曰前陸離而後滴漉也。張揖曰前陸離而後滴漉也。張揖曰前陸離而後滴漉也。

美門兮。正義曰張云美門高也。屬歧伯使尚方。音義曰尚方也。岐伯黃帝臣。屬使主方藥。祝融驚而蹕御兮。正義曰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蹕清氣也。清霧

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綽雲蓋而樹華旗。索隱曰綽音祖內反。如淳云蓋有五綵也。使勾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云勾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將行領從者也。吾欲往乎南嬉歷

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其陽九疑山。零陵營道縣舜所葬處。紛湛湛其差錯兮。索隱曰湛音徒感反。雜選膠葛以方馳。索隱曰廣雅云膠葛驅馳也。騷擾

衝從其相紛拏兮。索隱曰衝音昌勇反。從音息冗反。滂溥泱泱。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行曼流爛。壇以陸離。徐廣曰壇音坦。徑入雷室之砰磷鬱

律兮。洞出鬼谷之屈畧。窺磈。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象鬼之所聚也。楚辭曰窺鬼谷於北辰也。○正義曰屈畧音力。窺音力。

按呂氏春秋注云水有五色。汝南有黃水華山。按師古云差錯交互也。禱選重累也。膠葛猶葛如也。

有黑水滿。以有白水子闢。有碧水又括地象曰金城紫河。註下物字恐衍。

正義曰顏云五色之河也。山云紫碧絳青黃之河也。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曰姚丞云大苑西經云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物然。括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儂達山。南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濟流入海。阿儂達山一名崑崙山。其山為主。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肅張掖縣南山下也。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汜盪水嬉

兮。漢書音義曰總極。越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正義曰姓馮名夷。以庚日溺死。河常以庚日好溺死人。時若菱菱將混濁兮。召屏翳。正

曰應云屏翳天神。誅風伯。正義曰張云風伯字飛廉。而刑雨師。正義曰沙州有雨師祠。西望崑崙之

軋。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為樞。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志云後魏昭成帝建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瓊瑤飾煥若神宮。又刪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儂達山亦名建山。建山亦名崑崙山。恒河出其南。吐獅子口。經天竺入達山。燄水今名為許海。出書於西北。隅吐馬口。經安息大夏。國入西海。黃海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濼澤。潛出天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肅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勿洗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東南三十里。排闥闔而

入帝宮兮。正義曰韋昭云闥闔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極之山。闥闔之門。載玉女而與之歸。正義曰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舒闥風而搖集兮。正義曰張云闥風在崑崙闥闔之中。楚辭云登闥風而縹馬。亢鳥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

註勝代之代恐

王維損曰自茲瘋
卉翁曼延淫靡至
載王女語使人駭
聽而卒歸之正蓋
西王母數語是也

倪思曰群仙以降
受延潘灑至戴玉
大使人駭且欲悔
而卒歸之正至西
王母數語使人意
消何神仙之足言
未遠遊却又似有
所未見未肯以為
虛無也虛無之善
者也

王整曰跌宕至此
極矣
增補史記自古

然高飛如鳥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正義曰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吾乃今日睹西

王母。矐然白首。徐廣曰矐音下沃反。○索隱曰矐音鶴。○正義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矐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載勝

而穴處兮。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曰顏云勝。代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也。亦幸有二足鳥為之使。正義曰

足鳥青鳥也。至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之北。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

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殫朝霞

兮。嚙咀芝英兮。噉瓊華。徐廣曰噉音祈小食也。駟案韋昭曰瓊華玉英。媿侵淖而高縱兮。紛

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媿音熾。○索隱曰漢書媿作憊。憊仰也。音禁。媿音魚錦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

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曰張云豐隆雲師也。馳游道

而脩降兮。正義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鴛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

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關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關北極之山。寒門天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廖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愴恍

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

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

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

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家

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

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

之初肇。自吳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索隱曰文穎云選數也。

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近世之遺迹。逖聽者風聲。徐廣曰

曰邇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索隱曰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

紛綸歲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

勝數也。索隱曰胡廣云紛亂也。淪沒也。歲蕤委頓也。張揖曰亂貌。續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

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索隱曰見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因若淑而不昌。疇逆

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騶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凶。軒轅之前。退哉邈乎。其詳不

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

文章於入主未必
遇遇者政不必佳
耳獨司馬相如於
漢武帝奏于虛賦
不謂其今人至嘆
曰朕獨不得此人
同時哉秦大人賦
則大悅飄飄然有
凌雲之氣似游天
地間既死索其遺
編得封禪書異之
此是千古君臣相
遇令傳粉大家讀
之且不能句矣
董份曰前言大人
賦此乃言大人頌
蓋此賦專頌大人
也
黃震曰相如素行
不謹立朝專是逢
君之惡或者猶以
其文墨取之不知
大人等賦封禪等
書正其逢君之具
也尚足置齒頰間
增補史記平本

按言風聲見其遠也注風雅之聲繆
揚慎曰初言自古以來封禪者七十
二君又言軒轅之前退遠不可詳聞載籍之傳可觀者則自唐堯而下惟周為盛而近于漢故止以周之封禪者比擬言之先言周无殊尤絕迹而猶封禪以發漢之功德殊異而符瑞豐著乃不敢封禪改其結之曰進讓謂周也讓謂漢也董份曰千載而聲教始絕見其遠也故曰善終

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邦隆徐廣曰邳蓋字誤皇甫謚曰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邳字宜為程字或為胙北地有邳邳縣胙大也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邳至也○索隱曰爰於及也邳大也盛也樊光云邳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濛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緜祿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緜祿謂成王也二后謂成王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章昭曰漢德逢涌如泉原也○索隱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勿瀉漫行旁魄四塞雲專霧散徐廣曰專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徐廣曰泝音浮也懷生之類濡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迥遠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泝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昏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昆蟲凱澤回首

揚慎曰徐楚金云導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瑞不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游其原遠者泝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昏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章昭曰面向也然後圍騶虞之珍羣微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微遇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鹿也導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葉瑞禾也騶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曰鄭德云葉擇也說文嘉禾一名導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葉也犧雙解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騶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駘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騶案漢書音義曰龜得周鼎也岐水名也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黃黃乘龍也龍翼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皆黃其何不下來余音屋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麟背上有兩角也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囿為賓旅於閒館矣郭璞曰靈囿仙八名也奇物譎詭傲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頂壁之於舟中也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慝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騶案漢書音義曰進讓也言周未可封禪為進讓可封禪而不封禪為讓也○索隱曰爽猶差也言漢周進讓之道皆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德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讓德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

揚慎曰此段託以大司馬進言按諸夏樂貢而下言功德之盛

會補已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二十四 鳳文館藏

符瑞象變而下 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裏○索隱曰

謙讓不封禪于 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 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

道為爽之意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 徐廣曰以眾瑞物初至封禪處

曾季廷機曰相如 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 徐廣曰挈猶言垂也○索隱曰案漢

其詣事武帝至死 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

終矣雅今即其書 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

觀之鴻然豐豫而 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 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

雅意區矣蓋其意 後 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 而云七十二君乎 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

以武帝之制作文 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 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

章高標漢代獨此 越 索隱曰文類云越踰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歛天神 漢書音義

事為欲尊愛其君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

重朝廷而不知其 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

非禮也 錯事 徐廣曰錯音厝○索隱曰案漢書音義曰 猶兼正列其義

楊慎曰或謂而下 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 徐廣曰校一作被被猶拂也音廢也○索隱曰漢書音義曰

言天示以符瑞不 將襲舊六為七 章昭曰今漢書增 摠之無窮 徐廣曰摠一作臚臚

可以辭承天意以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 索隱曰胡廣云飛揚

行事豈謂進越卑 故悉奏其義而覽焉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

增補史記 平水

卷百二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

二十五

鳳文會集

而下勸之也雜薦

也神先生而下明之

也按師古云被除

也舊事更節新文

也按文類云六經

也增一為七也師

也古云摠布也

也按此書之意惟

也欲人主崇虛聲

也如既死矣何以

此為

按此設為天子

俞可之辭

劉辰翁曰頃當分

為六章首章言其

露時兩佳穀之瑞

二章言德澤流而

物懷思以興太山

增補史記

之望幸三章四章
五章言騶虞麟龍
之瑞臻所以覺悟
于人以著受命之
符六章以上符瑞
上帝依類託寓而
論天子使封禪也
未數語所以言天
符不可違而王道
不可缺也
倪思曰或眩眩眩
謂鳳故曰蓋聞其
聲又曰茲亦於舜
謂舜亦有此祥
余有丁曰按漢漢
書作煇

我穡曷蕃徐廣曰何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汎專獲之
徐廣曰古布字作專○索隱曰胡廣云汎普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
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溥也君之來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索隱曰小顏云侯何也邁般
般之獸樂我君囿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或或
也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或音曼和貌也能一作態騶案漢
書音義曰曼和睦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其
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茲亦於舜虞氏以興
索隱曰文類云舜百獸率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
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故言游靈時○索隱曰詩人云鹿
鹿濯濯遊也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
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宛宛屈伸也采色炫燿煇炳輝煌徐
曰煇音晃正陽顯見覺寤黎烝索隱曰文類云正陽陽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索隱曰如淳云書傳所載其比類以為漢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
德黃龍為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依類記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
反告之丁寧駟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

記寓一本作託
寓以交一本作已
類託寄以
諭封禪也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

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

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
元符五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正義曰嵩高也在洛州陽
城縣西北二十二里相如他所

封于太山正義曰在兗州博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秦相如他所

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

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行河
陽之屬○索隱曰李奇云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索隱曰虞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黎庶也○索隱曰張

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八所以言雖

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

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

廣注謂後人寫此
以續卷後然則相

增補已巳平水

司馬相如列傳 二十六 鳳文會藏

周密曰司馬相如
傳贊乃班固所自
為而史記乃全載
其語而作太史公
曰何邪又遷在武
帝時雄生漢末安
得為揚雄以為靡
麗之賦勸百而諷
一哉史記注擇皆
不及之又公孫弘
傳在平帝元始中
詔賜弘子孫爵徐
廣注謂後人寫此
以續卷後然則相

董份曰封禪書未
數言亦風諫以相
如之靡如此知古
人不徒作也
倪思曰假格也謂
其祀天有與猶恐
有所闕遺也其殆
以納于大麓亦封
禪者乎

周密曰司馬相如
傳贊乃班固所自
為而史記乃全載
其語而作太史公
曰何邪又遷在武
帝時雄生漢末安
得為揚雄以為靡
麗之賦勸百而諷
一哉史記注擇皆
不及之又公孫弘
傳在平帝元始中
詔賜弘子孫爵徐
廣注謂後人寫此
以續卷後然則相

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談竊贊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于虛過托上林非侈駟馬還知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悼爾

楊慎曰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

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乃記自少及長其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傳未見其為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集載本傳如

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敘歟

王維楨曰傳中敘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喻巴蜀檄通西南夷詰問諫

魏書宜春官賦大人賦封禪書並見相如優於文才而短于行檢

凌約言曰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諫然予觀太史公自序傳其父談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為盛有事為榮蓋

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典祭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當其時謂可秉筆托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

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屬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為計實夸心之所致耳

如之贊亦後人勦入而誤以為太史公無疑

余有丁曰揚雄以為至不已虧乎係漢贊語後人混入于此

按揚雄後于子長其為班史所增無疑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七

終

巖谷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